



15/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(一)

——再现“铁腕总理”风采



《朱镕基答记者问》

出版社: 人民出版社

作者: 朱镕基

(2000年9月21日)

洪锡炫:朱总理在即将对韩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前,能够接受我们《中央日报》的单独采访,这对我们报纸来说是一个无限的荣幸。明天是《中央日报》创刊35周年纪念日,这个时候能够采访朱总理,使得我们的采访活动变得

更加有意义。朱总理在韩国非常受欢迎、非常受尊敬,能通过《中央日报》介绍朱总理,我们感到非常荣幸。

朱镕基:首先,我要祝贺《中央日报》创刊35周年,请转达我对金大中总统的问候,请转达我对韩国人民的问候,我很高兴应金大中总统的邀请访问贵国。我和金大中总统是老朋友,在他当总统之前,我们就见过,我很钦佩他的为人。他年龄比我大,经验比我丰富,我要向他学习。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,韩国是恢复最快的一个国家,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看看你们在经济上所获得的成就。

洪锡炫:访问韩国之前,不知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,有什么样的政策构想?

朱镕基:我这次访问韩国,任务很重,但工作很轻松,因为江泽民主席和金大中总统在1998年已经确定了中韩两国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,我们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好的关系。我这次去就

是要在这种友好合作的基础上,按照这个指导思想,进一步加强我们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。

洪锡炫:中国是韩国第二大海外投资国,你这次访问韩国,不知在更多地吸引韩国企业对华投资方面有什么想法?

朱镕基: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,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,近几年吸引的外资每年都达到400亿美元。中国加入WTO后,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。特别是中国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,需要外国企业的合作。韩国是中国的近邻,韩国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,因此中韩两国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更好的合作。

洪锡炫: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韩国企业带来很大机遇,韩国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建设,进一步促进韩中两国人民的友谊。不知总理阁下在吸引韩国企业投资西部大开发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?

朱镕基: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容:一个是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,

像铁路、公路等,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投资要向西部倾斜;第二是生态环境的改善,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,种草;第三是科技、教育也要有一个大的发展。在这些方面跟韩国合作的机会很多。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,来鼓励外国人投资与合作。

洪锡炫:中韩建交已经8年了,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230亿美元。在两国贸易中,出现了一些小的摩擦,例如今年6月出现了大蒜纠纷。我想今后两国的贸易量将不断扩大,为避免贸易中的摩擦,两国政府应做些什么?

朱镕基:在世界贸易的过程中发生一些纠纷是不可避免的,我们高层领导有时不知道这些情况。希望今后中韩双方从大局出发,从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,互相谅解,互相了解对方的观点,做到互谅互让,尽量减少矛盾的发生。这样,纠纷发生后,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。大蒜纠纷的迅速解决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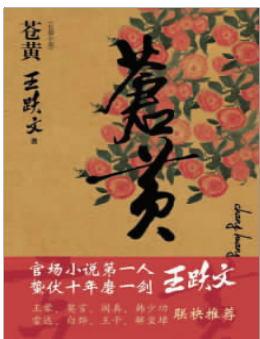
洪锡炫:现在,朝鲜半岛正出

现由紧张走向缓和的大趋势,在此过程中,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。请问,在今后半岛实现更高层次的缓和,中国将作出什么样的贡献?这种变化将对东北亚局势有何影响?

朱镕基:朝鲜半岛自实现南北首脑会晤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,出现了可喜的进展,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半岛南北双方既有诚意又有热情,在很多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,我们感到很高兴。像此次悉尼奥运会上双方运动员站在同一面旗帜下,我们看了感到很激动,我们为你们感到高兴。当然,我们并不认为双方和平统一进程不会有波折,因为毕竟双方的社会制度还是有所不同,但是我们认为和平统一的进程不会中断,困难最终将会得到克服,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这个过程将最终达到和平统一。这将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和本地区的和平,对于全世界的和平、安全与发展也意义深远。中国政府将坚决地支持和促进这一过程的进行。

45/ 幼儿园突发食物中毒事件

——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 蛰伏十年磨剑之作



《苍黄》

出版社: 江苏人民出版社

作者: 王跃文

李济运叹息几声,只得对熊雄实言相告:“选差配的事上,舒泽光确实是骂了娘。查他的经济问题,明摆着就是要整他。刘星明后来又怀疑舒泽光在记者面前多嘴。选举的事,网上起了风波,《中国法制时报》的记者专门找过他。”

熊雄很气愤,说:“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刘星明故意陷害,怎么就

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出公道话?”

李济运脸上发烧,说:“老同学你是在骂我啊!我也猜测这中间有文章,可有什么办法呢?我无法证明他是被冤枉的。对了,那个录像的余尚飞,他的哥哥就是物价局副局长余尚彪,贪污受贿被抓的那个。”

熊雄疑惑道:“未必余家怀疑是舒泽光检举揭发的?”

李济运望着熊雄,目光有些倦怠。“余尚飞,可能只是被人利用。背后没有人,他不敢这么做。”李济运拍拍脑门子,“我后悔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?”熊雄问道。

李济运说:“你当时建议,树立舒泽光为廉政建设先进典型,我同你说了一通道理,现在想来很迂腐。”

熊雄说:“不是你迂腐。这个问题我原来没有想过,你点破之后,我反复一想,就是你讲的那个道理。干部只有廉洁和不廉洁两种,廉洁是理应如此的,廉洁算不上先进。”

李济运摇摇头,说道:“当时我

如果信了你的,建议刘星明把舒泽光树为廉政建设先进典型,他说不定也会同意。培养先进典型,也是升官之道。真的这样做了,舒泽光可能就不会这么倒霉。”

两人分手时,熊雄托付说:“济运,舒泽光是个老实人,是个正派人。你要是有机会,尽量帮帮他吧。”

李济运虽是满口应承,却并不说他早帮过舒泽光了。叫人看出他护着舒泽光,绝对不是个好事。他上次建议公安不要再处罚舒泽光,说不定刘星明已记他一笔账了。

不久,民间又有新的传闻:吴建军办公室里搜出现金一千三百多万!

舒瑾也听说了,回来问她男人。李济运叫她不要信谣,也不要传谣。民间传闻自有道理,原来是省电视台每日新闻有个板块叫“时代先锋”,片头都会飞出几个先进人物的头像。原先都有吴建军,最近却看不见了。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时政观察家,只要隔几天没见哪位领导露面,就会生发很多猜测。不是猜人家生病了,就是猜人

家出事了。

李济运乘车出去,大门口围着一堆人。朱师傅下去看看,回来说:“有个上访的老头,躺在地上不肯起来。”

李济运怕迟到,打算步行算了。这时,老同学刘星明夹着包从外面回来。李济运想尽量回避同他碰面,推开车门又关上了。却见刘星明走向人群,大声说着什么。李济运坐在车里听不清楚。人群却闪开了,老头爬了起来。刘星明对老头说了几句话,老头就跟他进了传达室。不知道老同学使了什么法子,居然就叫上访的人听他的了。门口围观的人散去,李济运要去赶会,也就没往心里去。

李济运在会上突然接到电话,幼儿园发生食物中毒事件。他吓得双手打颤,马上告假出来了。他打了卫生局长电话,嘱咐他立即收治所有中毒师生。卫生局长说他已经往医院,中毒的孩子和老师正陆续往医院送。又打了教育局长电话,他也在医院了。才要打舒瑾的电话,她的电话进来了。老婆只是哽咽,说不出半句话。

李济运在医院门口刚下车,看见刘星明也来了。两人都青着脸,没说一句话。电视台的记者刘艳也到了,摄像的小伙子叫余尚飞。只要有刘星明的地方,刘艳和余尚飞都会在场。刘艳和余尚飞在县里也是名人,上至县里领导,下到平民百姓,都知道他们。

急诊室一片哭闹声。小孩在哭,家长在骂。中毒孩子三百多,赶来的家长就有上千。孩子们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三舅四姑,都赶到了医院。里里外外,水泄不通。

舒瑾哭得眼睛红肿,人都吓傻了。周应龙早就到了,看见了刘星明和李济运,忙跑过来说:“全都中毒了,只有舒园长幸免,她中午没在园里吃饭。”

说话间,明阳同朱达云也赶到了。明阳皱着眉头,谁说话他都不望,只是侧耳听着。刘星明说:“赶快开个会。”

进了会议室,周院长招呼倒茶。明阳这时开了腔:“喝什么茶!快坐下来研究!”

19/ 城防工事靠不住

——大型史实性长篇小说 再现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段风云岁月



《建国大业》

出版社: 作家出版社

作者: 王兴东 陈宝光

1949年4月5日下午2点半,朱蕴山、刘仲容等四人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平,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的时候,已经是暮色苍茫时分了。一下飞机,记者们就拥上来了,固执地分别打听他们每个人的名字。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坚持

不回答,就使得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把他们称为“神秘客”。他们四个人住进了由广西宪兵严密把守的大悲寺白崇禧公馆。当天晚上,刘仲容单独去傅厚岗69号,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情况,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期望。

刘仲容把4月5日出版的《人民日报》递给李宗仁。上面有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?》的新华社社论。

“这篇文章很重要,”刘仲容指着社论说,“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。”

李宗仁看了社论,没有表态。拿起电话吩咐手下:“打电话给何院长,请他马上上来一趟。”

“仲容,一会儿何院长来,你也把北平接洽的情况跟他谈谈。”

“这样好吗?”刘仲容疑惑地问。他觉得无论如何是不应当透露给何应钦的。

“他是行政院长,应该让他也听听嘛。”

一会儿,何应钦大摇大摆地

进来了。

“我知道你去北平了,”何应钦对刘仲容说,“这次你带回些什么消息呀?在那边见到白和邵老了吧?”

“没有见面。我是德公派去了解情况的。”

“据你看,共产党有诚意吗?你见到毛先生没有?”

“见到了,毛先生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。”

“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着吗?”

“双方的最高当局直接会谈,可能更直截了当些吧。”

此时在汉口,白崇禧每天都听取军事情况汇报,亲自部署武汉的防御工事,忙得不亦乐乎。4月7日上午,他又巡视汉口城防工事去了。

午饭后,黄启汉遇到白崇禧。

“城防工事怎么样?能抵挡得住吗?”黄启汉故意问。

白崇禧皱起眉头,沉默了半晌。

“靠不住,靠不住。”白崇禧丧气地摇摇头。

“安庆换防的事办妥了没有?”

“已经发了电报,调刘汝明部去安庆换防了,但刘汝明部还没有行动。”

“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。”黄启汉建议说,“只要我们按兵不动,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。必要时,全部撤到广西,静观时局发展,再做打算。”

白崇禧沉思了一会儿。

“现在还没到此地步,再过一些时候,长江水涨,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,也不那么容易的。”

1949年4月9日上午,白崇禧带着黄启汉乘飞机离开汉口,到达南京时受到夏威、李品仙、邱昌渭、韦永成、程思远等桂系骨干的欢迎。

下午3点,白崇禧回到大悲寺白公馆,迫不及待地拽着刘仲容问了起来:“怎么样,我提的政治可以过江,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,中共接受不接受?”

“中共态度很坚决,认为政治要过江,军事也要过江,而且很快就过江。”

“他们一定要过江,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,这还谈什么?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?”

刘仲容把毛泽东特别谈到白崇禧的那些话对他讲,他根本听不进去,显出很不耐烦:“现在不是我考虑个人出处的時候,目前要紧的是,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,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,不要过江。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,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。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。中共如目前在‘战斗过江’,和谈的决裂,就不可避免。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?”

“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,说是要同你商量商量。”

“还有什么好商量的?你马上就同北平通话,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,就这么办!”

与此同时,黄启汉回到了傅厚岗69号李宗仁公馆,见到李宗仁。